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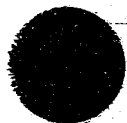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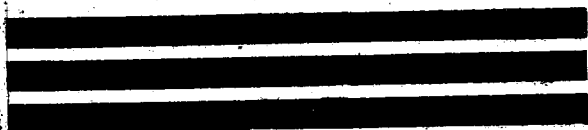
沫若詩集

郭沫若譯

87
07

(17)

上海文藝書局印行



沫若譯詩集

郭沫若譯

文藝書局印行

1931

上海

51687

目 錄

KALIDASA.....	1
秋.....	3
KLOPFSTOCK	7
春祭頌歌.....	9
GOETHE.....	19
湖上.....	21
五月歌.....	23
牧羊者的哀歌.....	27
放浪者的夜歌一.....	20
放浪者的夜歌二.....	31
對月.....	32
藝術家的夕暮之歌.....	36
迷惘歌.....	38

漁夫.....	40
掘寶者.....	43
暮色.....	47
維特與綠蒂.....	49
SCHILLER	51
漁歌.....	53
HEINE	55
悄靜的海濱.....	57
歸鄉集第十六首.....	59
SERAPHINE第十六首	61
打魚的姑娘.....	62
STORM.....	65
今朝.....	67

林中.....	63
“我的媽媽所主張”.....	70
SEIDEL.....	73
白玫瑰.....	75
HILLE.....	77
森林之聲.....	79
VERLAINE.....	81
月明.....	83
DOBROLIUBOFF.....	85
“死傷不足傷我神”.....	87
TURGENIEFF.....	89
睡眠.....	91
即興.....	94

齊爾西時.....	95
愛之歌.....	96
遺言.....	99
DAWSON	101
無限的悲哀.....	103
GRAY	107
墓畔哀歌.....	117

Kalidasa

伽里達若詩一首

這是印度的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年代已經難於確定，大約是基督紀元第五世紀。關於他的身世有許多的傳說與歌謠，有謂他的學識與詩才為女神 Kali 所授，他這名字的原意，便是這位女神的侍者。他深通哲學，又能天文與法律。他的作品還留存的有戲劇三，史詩二，挽歌與詩篇各一，共七篇，最著名的是劇曲 Shakuntala。歌德極崇奉他。

秋

秋天來了，一個佳麗的姑娘

嫵媚而端莊，

翹搖的稻梗——髮間，

睡蓮之花——臉止。

野花爛漫為衣；

羣鳥隨之徜徉，

羣鳥之樂洋洋，

猶如環佩之鳴鏘鏘。

華冠璀璨

耀繁星之夜景；
綉衣皎潔，
乃月光之泛出雲屏；
朗月的面兒
有迷人的笑影：
她像個嫵媚的姑娘，
剛要到成熟的年齡。

稻田上黃熟的稻草
隨‘微風’而飄搖；
在牠那活潑的撫抱之中
戴花的樹木舞蹈；
牠吹皺一一的蓮池
蓮花兒吻接而又分了，
管教少年人的癡心

沫 若 譯 詩 集

爲愛人兒甜蜜的想像潦倒。

由 A. W. Ryder 英譯重譯

十二年中秋節

Klopstock

克羅普遂安克詩一首

春 祭 頌 歌

在那全宇宙的海洋中
我不想奔騰而去，翱翔而去，
那兒最初的創造，光之子(1)們的歡聲，
在祈禱，在深深祈禱，沒入歡愉三昧。

我只想環繞着那汲甕上的水珠(2)，
只想環繞着大地翱翔，祈禱。
聖哉！聖哉！汲甕上的水珠
也是從‘全能者’的手中迸出。

從‘全能者’的手中
湧出了更大的大塊，
激起了光濤，成就了北斗，
水珠喲，你是從‘全能者’的手中迸出！

一股光濤從那兒漲來，太陽從那兒生產，
猛如從雲峯奔下的瀑布，
帶繞參星之座(Orion)，
水珠喲，你是從‘全能者’的手中迸出！

大千是誰？萬彙是誰？
誰在水珠上居住在，居住過，我又是誰？
聖哉造物者喲！比滾着的地球更大，
比從光中匯流出的七星更明！

但是你，春之昆蟲，
你在我身旁炫耀金碧，
你怕不是永生罷，
啊，你怕不是不朽罷！

我要出去祈禱，
我在哭嗎？請把這，把這
眼淚兒洒向有涯，
哦，你是有涯！

你會把一切疑竇替我解開，
哦，你會引導我通過那‘死’的幽谷！
我那時會知道，
黃金蟲兒有無一個靈魂？

你若只是個着彩色的塵土，
你‘五月之子’(3)喲，
那嗎，你又再成爲飛塵，
或者成爲蟲臂鼠肝，任那真率的旨意！

我的眼兒呀，你從新又
洒出了歡愉之淚！
我的琴兒呀，
你讚美我主罷！

我的豎琴又纏上了，
又把椰枝(4)纏上了；我在歌頌我主。
我立在這兒。環繞着我的
一切都是‘全能’，都是‘不可思議’。

我小心翼翼地仰着萬彙；
因為你，
你無名者嘍，
你創造他們！

微風嘍，你在我周圍吹着，
把柔和的涼意吹上我的腮頰，
你不可思議的微風，
你是我主，無窮者，送來的！

但是你會要沉靜了；會要斷息了。
朝陽會如蒸了；
雲濤上湧；
無涯者會顯現來了！

此刻風在飛，風在叫，風在洶湧(5)，
森林招搖，河流激漲了！
顯現萬物者在顯現，
然哉，顯現的是你，你無窮者嘯！

森林在傾頹，河流在遁逃，
而我不會撲倒麼？
主嘯，主嘯，大慈大悲的上帝嘯！
於是我的親近者，可憐我罷！

主嘯，因為黑夜障了你，
你在怒麼？
黑夜是地上的天惠，
天父嘯，你不要怒罷！

黑夜送清涼劑來，
清解已熟的麥禾，
清解欣欣向榮的葡萄，
天父嘞，你不要怒罷！

在你之前的一切都是沉靜，你親近者嘞！
環繞着你的一切都是沉靜。
就是這金衣的蟲兒也在注意。
他怕是無靈魂的麼？他怕是不死的麼？

啊，主嘞，我願畢生讚你！
你顯示得愈加威嚴，
‘夜’在你的周圍也愈加濃厚，
愈多天惠！

看見了親近的表示，那電光麼？
聽見了耶和華的雷聲麼？
聽見了麼？聽見了麼？
聽見了我主震動着的雷聲麼？

主嘯，主嘯，上帝嘯，
大慈大悲的！
你的聖名
永受昭告，永受讚美！

聽見了那暴風麼？那傳佈雷聲的。
他在號叫，他在森林中激起了怒濤而奔瀉！
他又沉默了。
徐徐逍遙着的黑雲嘯！

你又看見了那親近者的表示，那飛着的電光麼？
你又聽見了那雲中高處我主的雷聲麼？
他在叫道：‘耶和華喲！耶和華喲！’
擊破了的森林在飛煙霧呀！

但是我們的茅廬不破，
我們的天父禁止了
他的破壞者，
不許擊破我們的茅廬。

啊，琮琤着了，琮琤着了，
天地之間充滿了惠雨。
現在呀，大地儘可甦生了，
充滿了天惠的蒼蒼淨無纖雲了。

看嘯，耶和華不再從暴風中來：
耶和華在從靜謐的，
柔和的琮琤中來，
耶和華之下穹窿着平勻的長虹！

〔註釋〕

- (1) 光之子們——指星宿而言。
- (2) 汲甕上的水珠——西哲喻盈虛消息之理如桔槔。汲甕上的水珠亦即星辰之意。
- (3) 五月之子——即黃金蟲，德名 Maikaefer，直譯當為‘五月之甲蟲’，故稱為‘五月之子’。
- (4) 椰枝——椰子樹枝是德義，虔誠，忍耐，平和，勝利等等之象徵。
- (5) 此下敘暴風雨雷電之光景，與歌德所著‘少年維特’一書生關係之處，在此下數節。

Goethe

歌德詩十二首

湖 上

鮮的營養，新的血液。
我吸取從自由的天地，
‘自然’擁我在懷中，
是何等地慈和，婉麗！
波搖搖而弄舟，
水聲與櫂聲相酬，
湖岸山入雲表，
歡迎我輩來遊。

眸子哟，我的眸子，爲甚沉沉俯視？

金色的幽夢們，可是你們又至？
離去罷，幽夢！不怕你貴如黃金；
在這兒也有愛和生命。
整千的浮沉的星星
在這波上閃明；
柔和的雲霧
飲盡了週遭的遙岑；
習習晨風
幾灣碧水吹縵，
待熟的木果
映在湖中。

五 月 歌

大地何嬌妍！
太陽何燦爛！
自然何偉麗
照我心目間！

羣木發繁枝，
枝枝花怒迸，
林莽陰森處
鳥囀千種聲。

千種聲歡愉
都自深胸出。
大地啣太陽，
幸福啣歡樂！

愛啣哦愛啣！
汝如朝之雲，
浮彼太空中，
璀璨如黃金。

汝心正景慕
慕彼新樂土，
逃離花霧中
世界莊嚴處。

冰 岩 譯 詩 集

處安樂處女，
我心深愛汝！
汝目荷嬌媚！
汝心深愛余！

猶彼百靈鳥
愛在空中唱，
猶彼晨花發
愛挹天之香。

汝使我青春，
綺曼爲新調；
使我樂而勇
手舞而足蹈。

傾我之血誠
我心深愛汝。
永矣幸福壽，
汝心深愛余！

牧羊者的哀歌

在那兒的高山之巔，
我佇立過幾千百遍，
憑依着我的手杖，
沉沉地看入谷間。

我便隨着嚼草的羊羣，
我的小犬兒爲我看照；
我已經走下了山來，
我却自不會分曉。

全部的牧場在望，
佈滿了許多好花；
我摘取花兒朵朵，
不知贈與誰佳。

雨風雷電之時，
我便在樹蔭之下避躲。
啊，可憐是春夢一場，
那兒的門兒靜鎖。

我看見一道彩虹，
正罩在那座家上；
伊人兒却是去了，
已經是遠去他鄉。

沐 若 譯 詩 集

遠去他鄉遙遙，
怕已更飄洋過島。
去罷，羊兒，去罷！
牧童的心中煩惱。

放浪者的夜歌

你從天上來的，
慰解一切的煩惱與心疼，
加倍可憐的，
你加倍以醍醐灌頂，
唉，我已倦於奔馳！
人生的悲樂何謂？
甘美的平和嚙，
請來，唉，請來入我心扉！

放浪者的夜歌

一切的山之頂；
沉靜；
一切的樹梢
全不見
些兒風影；
小鳥兒們在林中無聲。
少時頃，你快，
快也安靜。

對 月

又把你縹渺的清輝，
靜瀉遍林叢溪澗，
把我的靈魂兒，
終久又溶解完全；

你把你和霧的光波，
灑遍了我的週遭，
好像是友人的青眼，
慈愷地替我憂勞。

我的心絃感覺着
歡時苦日的餘音，
介在悅慰與痛楚之間，
我在寥寂之中屏營。

流罷，流罷，可愛的溪流！
我是再也不能歡慰，
謔浪，親吻，都已消亡，
一片至誠，也已如此流去。

那樣可貴的殊珍，
從前我也曾有過！
人縱在響軻之中，
再也不能忘牠！

淙鳴罷，溪流，
沿山澗而莫辭勞，
淙鳴罷，溪流，
悄聲地和我哀調，

無論你在冬寒之夜，
激漲你的驚濤，
或許在春陽之時，
綦潤那含苞的花草。

幸福呀，這樣的人兒，
心無所憎而遯世，
擁一友人在胸，
同他共享樂趣，

沫若譯詩集

享受那人所不曾知，
人所不曾憶，
通過胸中的迷宮，
夜裏逍遙的。

藝術家的夕暮之歌

哦，我願有內在的創造的力量
在我心中怒鳴！
我願有橫溢的創造的源泉
在我指下飛奔！

我只戰慄，我只吃驚，
我總把他說不成；
自然呀！我感覺着你，我認識着你。
我所以總要把你來把定。

我想我的寸心
早已閉鎖了多少時辰，
我的寸心，成了個枯槁的曠野，
只想把歡樂的源泉來尋；

自然呀；我怎樣地渴慕着你，
想把你忠實地，親愛地感覺得成！
你會在我心地中化作一個活潑潑地的噴泉，
從千萬道的管中飛迸；

你會使我全部的力量
在我心地中擴大無垠，
你會使我還有限的存在，
展開到無限的永恆。

迷 娘 歌

有地有地香櫞簪，
濃碧之中，橙子燃黃金，
和風吹自青天青，
番榴靜，橄欖樹高擎，
知否？我的愛人，
 行行，行行，
 我將借汝行！

有屋有屋建高甍，
華堂璀璨，幽室耀明晶，

大理石像向儂問：
可憐兒，受了甚欺凌？
知否？我的恩人，
 行行，行行，
 我將借汝行。

有山有山雲徑深，
驢兒蹣跚，常在霧中行，
幽壑中有蛟龍隱，
崖欲墜，瀑布正飛奔：
知否？我的父親，
 行行，行行，
 向我故山行。

漁 夫

水在鳴，水在漲，
漁夫坐在岸邊上，
 沉靜守釣縴，
 涼意入胸膛。
端正坐，傾耳聽，
潮頭激漲兩邊分；
 流水震盪處
。浮出一女人。

女人歌，女人講：

“爲甚誘我小兒郎，
利用人機智
引去見燈光？
汝若知，小魚兒
水底如何樂生意，
原樣入水來，
汝健從此起始。

如太陽，如月亮，
豈非入海增健壯？
日月吸波出，
美不兩倍強？
水中天，更清澄，
難道不能動汝心？
汝顏不誘汝，

誘汝入露晶？”

水在鳴，水在漲，
漲到漁夫赤足旁；
 漁夫心吃緊，
 如像遇情娘。
女人講，女人歌；
漁夫已是沒奈何：
 半牽半自溺，
 人影水中波。

掘寶者

囊如洗，病在心，
那能長此以終生。
貧是最大苦，
富是至上樂！
欲消我痛苦，
我去掘寶坑，
吾魂歸汝有！
我要用血書證明。

去復去，尋又尋，

架起奇妙的神火，
雜草與枯骸並焚：
法語已全盤念盡。
照着學者的高風
在指定了的地點上，
挖掘古代的金銀；
黑夜漫漫風雨甚。

我在遠處得見一點光明，
好像是從無邊的天際
來了的一顆明星，
那時候正是子夜時分。
一個優美的童男
送了我滿杯光晶，
突然地更加光明；

我想這決不是呀人能前定。

我從他那稠密的花冠之下，
得見她一雙的愛眼晶瑩。
她涵映在杯光之中，
向我身邊來蕩。
他慇懃地教我傾飲，
我想他這個童男
送了我這麼美好的贈品，
不會是個壞人。

請把這純潔的生命努力傾飲！
再請聽我的進言，
勿要留在這個地方，
妄掘甚麼金銀！

晝則勞工，夜則談心！
一日休息，六日辛勤！
汝之終生，
請照此喝語修行！

暮 色

暮色自空垂，
近景已迢遞，
隱約耀霞輝，
明星初上時！
萬象在暗裏浮沉，
薄霧在空際淒迷；
反映着暗影陰森，
湖上靜來無語。

見東邊天際，

鬢髮月明如火，
纖柳細如絲，
絲枝弄湖波，
姮娥的靈光委佗，
涓涓的夜景清和，
清和的情趣
由眼到心窩。

維特與綠蒂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我們人性中的至聖至神；
啊，怎麼從此中會有慘痛飛迸？

可愛的讀者嚟，你哭他，你愛他，
請從非毀之前救起他的名聞；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目語：
請做個堂堂男子嚟，不要步我後塵。

Schiller

席勒詩一首

漁 歌

湖光含笑招人浴，
兒童酣睡岸草綠，
忽聽一聲鳴，
聲如笛樣清，
又如樂園天使聲。

神怡心暢兒夢回，
流水盪漾胸四圍，
聲自水中呼：
兒乎已屬吾；

洙 若 詩 集

余誘睡者入水都。

Heine

海 涅 詩 一 首

悄靜的海濱

海濱悄靜，
夜色深沉，
月自雲中破綻，
海向明月談心，

“那兒的那位先生，
是癡呆，還是硬在鍾情？
他怎麼那樣地傷心，又那樣地高興？
分明是在高興，同時又在傷心。”

明月兒笑臉盈盈，
發出着嘹亮的聲音，
“他也是個癡呆，他也是在鍾情，
而且况且呀——他還是個詩人。”

歸鄉集第十六首

洋之水

縹渺映斜陽；

阿儂雙坐打漁房，

憶鬢默，意淒涼。

暮靄昇，海潮漲，

白鷗飛渡來而往；

自卿雙愛眼

玉淚滴千行。

千行玉淚滴卿掌，
而我跪在膝之上；
自卿白玉掌
飲淚入肝腸。

自從那時消瘦起，
靈魂已爲鍾情死；——
不幸的夫人呀！
將淚來毒死我矣。

SERAPHINE第十六首

日光之中大海明，
顏色如黃金。
朋友們喲，假如我死時，
請沉我屍入海心。

我倆原來是相親：
我有愛海情，
海用他柔潮，
時常冰爽我方寸。

打魚的姑娘

你美貌的打魚的姑娘，
請把你的小舟兒靠近岸旁。
來到我這兒來一同坐下，
我們手兒把着手兒慢慢商量。

把你的頭兒來放在我的胸兒上，
你莫用怕得來那樣非常。
你不是無憂無慮地日日朝朝，
委身於狂暴的海洋任牠飄盪？

我的心兒全同那海洋一樣，
有暴風，也有沙潮消漲，
更有無數的美好的明珠
在那潛沉的深處隱藏。

Storm

施篤謨詩三首

今 朝

今朝呀，只有今朝
我還是這麼窮窮；
明朝呀，啊，明朝
萬事都變休了！

只這一剎眼，
你倒是我的所有；
死時候，啊，死時候
我只合獨葬荒丘！

林 中

此處山之涯，
風聲寂無聞；
樹枝低低垂，
陰裏坐伊人。

伊坐茴香中，
伊坐醇芳裏；
青蠅正營營，
空中閃微羽。

森林何寥寂，
伊女何聰明；
覆額金絲髮，
上有日光映。

遠聞杜鵑笑，
笑聲徹我心；
伊女眼如金，
森林之女神。

“我的媽媽所主張”

我的媽媽所主張，
要我另選別家郎：
從前所有心中事，
要我定要把牠忘；
我自暗心傷。

怨我媽媽誤了我，
一着鑄成天大錯；
從前本是清白身，
如今已經成罪過。

教我如何可！

縱有矜榮和歡快，
徒教換得幽怨來。
若無這段錯姻緣，
縱使乞食走荒隈，
我也心甘愛！

Seidel

賽德爾詩一首

白 玫 瑰

白的玫瑰，白的玫瑰！

夢微微

垂着頭兒睡。

白的玫瑰，白的玫瑰！

不一會

你的葉兒會飛腿。

白的玫瑰，白的玫瑰！

暗巍巍

暴風快來者。

沫 若 譯 詩 集

在你心悄悄地
悄悄地
有個蟲兒在蛀你。

Hille

希萊詩一首

森林之聲

閃爍呀你的眼光，
森林，你苔蘚蒙茸的夢王！
深邃呀你的心思，
你個長生久世的隱士，
你整日價長吁短嘆的閑子！
樹梢，東西動搖，
如呼吸之來而波動而咆哮，
遠了！
靜了！
而又在蕭騷。

樹梢，東西動搖，
有一嚴肅的聲音超渺，
千載的時辰業已傾聽，
千載的時辰還要傾聽，
永遠是這強烈的淵默的雷聲。

Verlaine

維爾萊尼詩一首

月 明

月光皎清

照入深林；

一枝枝

吐弄清音

出自陰森……

哦我的愛人！

池塘反映，

深鏡。

楊柳嚼

影 綫 綫

風在哀吟•••

睡罷，已是時辰。

泛 濶 而 可 人

一個和平

彷彿是

自天下墮

天上的繁星•••

這正是一刻千金！

Dobroliuboff

都布羅柳波夫詩一首

‘死傷不足傷我神’

死傷不足傷我神：
只有一事令人驚：
死神過我身邊時，
他的嘲弄太不仁。

我已冷固而僵全，
偏有人來揮淚眼，
還有無聊之奏，
在我棺上置花圈；

良友送我出荒郊，
深深葬我入地窖，
待我橫陳地窖中，
我纔值得人愛好；

生時努力所追求，
到頭終是不到手，
此時含笑來相慰
慰我墓上冷石頭。

Turgenieff

屠格涅夫詩四首

睡 眠

我已久離了我的故鄉，
我看牠，可儼然和昨朝一樣：
舊態依然；時辰好像未轉；
依然是污穢的街市，蒸濕的肆塵！
無頂的頽屋依然高聳在空中，
山積着的災難嘯，壁上的苔蘚蒙茸，
上面浮泛着死屍般的腥氣，
下面蠕動着斯拉夫民族的遊屍。
民族誠是自由，祖國也誠是自由！
這些自由人可只是冷眼地鎖在窮愁；

自由的兩臂無力地在肩下驢垂，
佇立在運命之前，只是低頭縮尾。
舊態是全部依然！只有一特長可見：
五洲的民族再沒有這般深熟的睡眠。

都市，鄉坊，都深深沉入睡中，
晝夜無分，坐立都在做夢，
農車中，橈中，一切都在酣睡；
高山上的迷霧，幽谷裏的翠微；
守夜的立睡在悄靜的哨房，
嚴霜不能凍醒，烈日不能燒傷；
商人睡着他的貨旁竄走，
官僚睡着在發揮他的優遊；
法官睡，罪人睡；主人和奴婢，
鄉裏的農民不怕在耕耨着朝輝——

一切都在睡中：一切都在做夢，
只有酒店裏的喧囂睜着眼睛兇兇，
從北極以至高加索斯，全俄羅斯的地土，
萬歲嘍，萬歲，睡眠的皇圖！

卽 興

哦我永遠不能忘你，
你美好的村居！
你使我下榻於斯，
剛好是五月初四，
我得着無上的光榮，
在這兒和佳賓共飲，
和着些高貴的夫人，
姑娘們年紀青青，
還有些有趣的卿卿，
我不願呼她們的姓名。

齊爾西時

全部的宇宙之中支配着和平，
清露在四周親切地輝映：
他親吻着郊野，親吻着河濱——
向眼前的萬彙賦與新生。

只有齊爾西時(Thyrsis)一人心頭吃緊，
不能不飽受着苦痛酸辛……
可愛的阿奈答(Aneta)不能再來親臨，
他好像，已經是沒有生命！

愛之歌

只是受着苦痛——
苦痛藏在愛中；
上帝使人愛人，
只是爲受苦痛？

試問誰能鍾情？
能不飲酸茹淚者
不能，不能，不能！
不能，不能，不能！

只因情和善根
原是攜手偕行，
不論中外古今！
不論中外古今！

試問率土之濱
能否可有一人，
愛人而不煩悶，
而不苦訴悲情？

如舟之遇暴風，
愛情波濤洶猛，
心疾療之何從？
無用，無用，無用！

無用,無用,無用!

此心還諸天公!

空空,空空,空空!

空空,空空,空空!

遺 言

朋友啊，我是死到臨頭了，
我把我的遺言向你們昭告：
請快把我一切的文章燒棄！
把些花來裝飾着我的幽居，
請把那一切的窗戶推開，
讓太陽的柔輝親切地向我流來！•••
在那隣接的房中請把笙歌齊奏，
莫用把哀切的薤露唱來擾我心頭！
就請像在那結婚的筵上，
儘使那胡弓緊奏，跳舞歡狂！•••

沫 岩 譯 詩 集

我力弱的耳官傾聽着急管繁絲，
我可閉着眼睛入睡一般死去．．．
莫用把無用的悲傷擾亂死前的雍容，
讓我在歡樂的餘音之中徐徐入夢！

Dawson

道 生 詩 一 首

無 限 的 悲 哀

無限的悲哀

蕩着我的愁懷！

只因是明朝啣，

你我便要分開，

此刻只無限的悲哀，

把我全身震汰！

莫用揮彈呀，

把你琴兒放下；

只將你的頭兒呀

放在我的心窩；
啊，請你莫用揮彈呀！
歡樂也罷，咨嗟。

請莫開言喲；
也莫傷心淚墮：
讓這蒼白的沉默，
占領此間莫破！
請莫喲，請莫開言喲，
‘言時令我難過！

忘却明朝喲！
切莫傷心淚墮！
只守沉默的悲哀
緊貼我的心窩；

沐 岩 譯 詩 集

讓我們忘却明朝將，
樂享這一剎那！

Gray

葛雷詩一首

“When you have seen one of my days, you have seen a whole year of my life.”

“你如看見了我的一日，你便看見我的生活的一年。”

這是一七三六年五月八日，葛雷 Thomas Gray 自康橋寫給他朋友 Richard West 氏的信上的一句話。

葛雷以一七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於英倫，後於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之死四十六年；一七七一年

七月三十日死於康橋，先於法蘭西大革命之起一十七年。他生在幾乎沒有些兒風吹草動的承平時代，五十六年間以詩人而兼學者的生涯，我們也可以照樣既是：‘你如看見了他的一日，便看見他的一生’了。

他的一生就好像晴朗的秋空一樣，非常靜穩，但於無形之間帶了一種不可言說的哀調。這種哀調，尤其是他詩歌的特徵，批評家以為他是早年不得父愛之所致。葛雷的傳記者 Gosse 說

他的父親, Philip Gray 有半狂 (half insane) 的程度, 家雖素封, 但不使葛雷受自由的教育。葛雷的母親和他的赤子兩人當時曾開了一座雜貨店 (milliner's shop), 葛雷得以由大學畢業的學費都仰給於此。葛雷的憂鬱性 (melancholia) 自然是這種家庭狀態之下所養成, 然於遺傳上恐亦不無素因。他還有一種畏火癖 (Ignophobia), 居室中常備繩梯一具, 準備火燃起時可以隨窗而逃, 他的神經系統可知絕非健全。

他的一生亦常爲中風病所苦。

葛雷初就學於 Eton 學院，一七三四年始入康橋之 Peterhouse 大學，一七三八年與友人 Horace Walpole (1717—1797) 同遊歐洲大陸，歷法蘭西瑞士意大利諸國，三年後始返英倫。不久他的父親便死了，他再入康橋，得 B. C. L. (Bachelor of Civil Law) 學位，與母遷居於 Stoke Pogis，與其姨母同住，居此三十年以至於死，終身不娶。

“墓畔哀歌”一詩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是一七五〇
年在 Stoke 村中所完成的，在他極少數
的詩歌之中要算最傑出之作。Gosse說：

“這首哀歌曾影響於全歐羅巴的
詩藝，從丹麥以至意大利，從法國以至
俄羅斯，除去拜倫與沙士比的某某種
作品之外，英詩中沒有這麼廣泛地受
過國外的讚美和摹擬。”

(The Elegy has exercised an influ-
ence on all the poetry of Europe, from
Denmark to Italy, from France to Rus-

sia, with the exception of certain works of Byron and Shakespeare, no English poem has been so widely admired and imitated abroad.)

這不是溢美之詞，這是事實，我們試細細玩讀他的原詩，便可以欣然首肯了。

他是對於自然開了眼的詩人，他的精神是羅曼主義的前驅，平生的詩作經他自己刪定者不上二十首，他的自我批評可謂懸絕絕頂，Walpole曾怪

他過於少作，他對他說：

“就到了九十歲只要有興趣來時，我可以寫，因為我喜歡寫；我能如是時，我也更喜歡我自己，假使我不多寫，那是因為我不能夠。”

(...till fourscore-and-ten, whenever the humor takes me, I will write, because I like it; and because I like myself better when I do so. If I do not write much, it is because I cannot.) (Feb. 25, 1768 的魯簡)

我們古人說：學然後知不足。葛雷⁽¹⁾是一位詩人，同時也是一位學者，固然古典主義的束縛尙未能使他十分自由，承平時代的精神亦未能給予他十分的刺激，但是他是真個不能夠多寫嗎？像我們目下幼稚的新詩壇上也儘有幾天之內便能做出一部詩集出來的作家，葛雷他真個是不能多寫嗎？

以下的譯詩是我前年四月中旬的原稿了，我現在把他介紹給讀者，能夠讀英文的人，我自願勸他自行去讀葛

雷的原作。

十二年十二月四日

墓 畔 哀 歌

暮鐘鳴，晝已暝，
牛羊相呼，紆迴草徑，
農人荷鋤歸，蹣跚而行，
把全盤的世界剩給我與黃昏。

昏朦的四景已從眼前消盡，
肅靜的寰空之中萬籟無聲，
只有些甲蟲紛飛，鼓翼營營，
幽渺的鈴音待使遠處的窠欄安靜；

那兒有高塔磷峒，藤蘿掩映，
呆然的一隻梟鳥向着月在哀吟，
好像是在說：她不該來近
他的幽棲，擾亂他固有的靜境。

杈杈的榆樹之下，扁柏成蔭，
草叢纍纍，堆着一些古墳，
各個的幽宮之中永遠長眠，
長眠着村上的已故的先人。

清晨的微風吐放清芬，
茅簷之下燕子噪晴，
雄鷄啼，牛角響，
再也不能呀把他驚喚醒。

爐火熊熊不再爲他們上焚，
家婦懇懇不再爲他們薦枕；
稚子不再候門報說他們歸信，
也不再登膝上爭着接吻他們。

他們的鐮刀曾割取歷歲的收成，
他們的犁鋤曾屢把瘠地深耕；⁽¹⁾
他們逐放牛羊時何等歡欣！
他們的斤斧曾伐了多少樹林！

莫使野心之家嘲笑他們的苦辛，
他們的貧窮，他們暗淡的命運；
這些貧苦人簡短的一生，
莫使豪華呀帶着輕蔑的笑容而聽。

門閥的虛耀，權勢的誇榮，
美之所能賦，富之所能營，
都是一樣地等待着不可避的時辰，
光榮的途徑只是引向墳塋。

驕慢嚙沒有歸罪他們，
縱使紀念之碑沒在墓頭彪炳，
沒有通過長驪的迴廊，精巧的屋頂，
漲沸着的讚美的歌聲。

栩栩的胸像，歷史的畫瓶，
可能從幽宮之中呼返他們的生命？
榮聞之聲可能甦轉死塵？
阿諛之聲可能使死人的冷耳歡聽？

荒墟之中睡着的陳死之人
或許曾靈感燃心；
或許曾操持過政柄，
或許曾高張過鳴琴。

但可是智識的書章充滿着時辰的捕品
永不曾展開篇頁指示他們，
冷酷的清貧壓伏了他們的神輿，
把天來的靈浪僵凍成冰。

有許多珍異的珠寶至朗至醇
在那沉黑無底的海洋之中埋混；
有許多花的清芬在荒天之中飄零，
自謝自開，無人過問。

或許有鄉僻的翰登胸地光明，
抵抗那小暴君的地主殞命；
或許有湮沒無聞的彌爾敦在此埋身，
或許有克倫威爾未曾屠過國民。(2)

議論風生，博得議堂歡震，(3)
嚴刑與流血的威駭耳若無聞，
嬉嬉的國土之中施行仁政，
國民的眼裏雜誦自己的功名，

他們的運命限制了他們：
不使無此的偉功，並也無此罪行；——
不使他們肆行屠戮而稱尊，
在人類之上閉鎖了惠德之門；

不使藏匿了良心的鬪爭，
不使消滅了天真的羞惡之心，
不使妄用詩神的靈香
去敬那權門豪貴的妖神。

他們遠離却羣衆的狂霧，
不使清沖的希願昏冥，
生命的幽谷雖是冷靜不亨，
他們沿走着靜悄悄的路徑。

但可是這些遺骨也得不受憑凌，
有些易朽的墓碑立在旁近，
奇形的雕刻，拙陋的韻文，
哀求過路的行人嘆息一聲。

他們的名號，他們的年齡，
被無文的詩家拉雜成韻，
用以代替哀歌，用以代替墓銘，
還滿撒着聖約的經文，死者之所服膺。

究誰肯放棄這苦樂參半的人生
漫爲那无常的捕品？(4)
究誰肯離開這歡日的暖境，
不把個逡巡的流盼投與後昆？

愛人的胸上逝者斜憑，
將閉的眼光要求些淚珠誠懇；
便在這墓道之中也有人性在鳴，
我輩的死灰之內也有灼灼的情薪。

對於你，你在心念着無名的死人(5)
在這些詩章之中詠出了他們的情性，
機會來時，偶被沉思導引，
會有同類的精神把你的生世探尋。

或許有斑白的村翁如此申明，
“我們常見他在那黎明時分
移着倏忽的步武披露而行，
行去登上高坪，寅接朝暉：

那兒有垂枝的山榛
冠蓋着奇古的根幹崢嶸，
他必在那樹陰腳下倦體橫陳，
每當正午之時諦聽流泉瀉韻。

時帶着如嘲的微笑逼近那兒樹林，
嘔吟着他偏頗的幻想紆徐前進；
時復垂頭喪氣，如像舉目無親，
如像爲憂所窘，爲無望的相思所縈。

見慣了的嶺上野邊和他愛樹的旁近，
一日晨早，我却不見了他的隻身；
又到第二早晨，他也不在水濱，
他也不在野上，他也不在樹蔭。

又到第三早晨，我們看見他被人搬運，
伴隨着葬列的哀歌，入了墳塋。
你識字的先生，請去讀那墓銘，(6)
刻在那碑石之上，埋在那兒的荒荆。”

墓 銘

一個薄命的青年全無名望，
息着他的頭顱在這兒地之膝上；
學藝的美神不會嫌他寒微，
幽憂的女神把他當作愛人一樣。

他的心地寬宏，他的神魂淨朗，
上天送了他一個等大的報償；
哀矜之人他雪與一切的淚漿，
他博得了一個的友人天上。

莫要把他的功績表揚，
也莫把他的瑕疵誹謗，
瑕愛與功績同在天鄉隱蔽，
同在天父的胸中懷抱着意外的希望。

【註 釋】

(1) 犁鋤二字在原文本作 Furrow (賦澆)，然詩人在此實引伸作 plough 用。原詩 1750 年在 Magazine of Magazines 雜誌上第一次發表時，竟被誤植成 Harrow (鋤頭)，疑是校對者自作聰明的竄改。

(2) 翰登 Hampden (1595-1647) 即克倫威爾之徒弟，英之政治家，愛國者。彌爾頓 Milton (1608-1674) 英之大詩人，著有 Paradise Lost, Paradise Regained 詩長詩，散文亦雄辯。曾參克倫威爾幕府，反抗王政，不得家庭之樂，著有離婦論數篇，晚歲失明。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7 — 1658) 英之偉人。高唱自由主義，反抗王政，曾殺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 組織共和政體，而自稱 Lord Protector。莫雷時，克氏之功績為時所否認，故有 Guilty of his country's blood 之毀。

此節初稿 Hampden 本是 Cato, Milton 本是 Tully, Cromwell 本是 Caesar.

(3) 十六, 十七, 十八之三節只是一句。即承上節之善意而發揚推盪之。

(4) 此行原文爲 *to dumb Forgetfulness a Prey*, 據 *Horace E. Scudder* 的 “*Masterpieces of British Literature*” 中本詩的脚註, 以爲宜解作 “*The parting soul overtaken by death knows that he is to become dumb, and loses all memory*”, 故此意譯作‘失常’。

(5) 此節中所含第二人稱之‘你’字, 即詩人寫雷自道。西文中每每用此詞門, 把自己當作客觀稱呼, 爲我國所罕見。此節詩意爲全篇之轉環, 以上就所見墳墓, 發揮出種種想像, 感嘆之後, 至此忽折入本身, 說出自家死後, 或許有好事的詩人(同類的精神) 憑弔自己的遺蹟。以下更借一村老口中說出自家的情性, 更指出死後的墓誌; 讀至此與讀陶淵明(擬挽歌辭) 諸詩可起同樣的哀感。

(6) 此行的‘你’字指上‘同類的精神’, 即是後來之憑弔者。

淡 荅 齋 詩 集

自二十五節起至二十九節止，全是村老對於此所幻想出的詩人之告語。

1931 3, 25, 付印

1931, 4, 20, 出版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上海文藝書局印行

四馬路中市五四九號

